

# 柳立高原待春风

■韩正金智

## 军营纪事

那年春节前的一天，偌大的机场很是繁忙。

行色匆匆的旅人、归心似箭的游子、奔赴远方的过客在此处熙攘往来。人群中，柴志刚一手攥着归营机票，一手搂着妻子的肩头。

“爸爸，你今年又不在家过年了？”儿子稚嫩的童声里，满是失落。

“等明年咱家门口那棵小柳苗长得跟你一样高，爸爸就回来啦！”柴志刚望着儿子，目光里盛满疼爱。随即他又转过头，“家里就辛苦你了。”

妻子低头整理着他胸前的围巾。“嗯，家里有我，等你回来。”她的声音很轻，像冬日的薄雾，把未尽之言都兜在了里头。

而在老家的院子里，一株小小的柳苗，正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 一

喀喇昆仑，高原腹地。

刚放下扳手的柴志刚从车底钻出，来到一旁的土埂边缓缓蹲下。他仔细擦了擦手上的油污，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体温熨暖的合影。照片上妻子的笑靥，仿佛能融化眼前的冰雪，足以抚慰一天的辛劳。

“嘿，老柴，又想媳妇和小家伙了吧？”身旁的战友挤挤眼，打趣道。

“哎呀，这地方信号也忒差。家里给我介绍的对象怕是早把我忘到九霄云外咯！”另一个接口道，引得柴志刚也不禁咧开了嘴。

“去去去，你们俩光棍儿，倒有闲心编排我？”

柴志刚是地道的甘肃汉子，二级上士军衔。他没有老兵的架子，跟连队里年轻战士打成一片。用他的话说：“玩不到一块儿，咋能管好人、带好兵？”

“可大伙儿都服他、敬他。”下士冯志宏感慨道，“老柴身上那股子劲儿，真牛！”

2019年，陆军组织某比武竞赛。当时还是“小柴”的柴志刚，头一个报了名。可一次摸底，却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这位在炮兵专业上没掉过链子的好手，摸底成绩在步兵尖子面前，却显得有些逊色。

“兵种单位来的，水了点吧？”不咸

不淡的议论飘进他的耳朵。

柴志刚没吭声，在心中暗自发狠：“专业要精，体能更要硬！”

从此，障碍场上多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身影。蹬、跨、撑、跃……每一个动作，都在千百次的重复里被拆解，寻找着最连贯的节奏。体能训练时，柴志刚更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一三五长跑，二四六冲圈，直到用光最后一丝力气才罢休。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比武中，柴志刚硬是从各路精兵强将中杀出重围，一举夺下新疆赛区的桂冠。

## 二

自移防至高原，柴志刚已在这里坚守了5个春秋。与他一同扎根的，还有一株他亲手栽下的班公柳。“班公柳耐寒耐旱，在冻土上扎根、在狂风里挺直，我喜欢它的精神。”

那是2020年，部队接到任务，驰援高原。作为连队最懂行的炮长，柴志刚成了那段日子里最忙碌的人。

初上高原，班里有名战士出现高原反应。身为班长兼炮长，柴志刚一锹一镐抢着搞阵地建设，一板一眼盯着专业操作。而到了夜里，边关冷月如钩，哨位上还总能看到他裹着大衣、紧握钢枪的身影。

“老柴，你悠着点，一晚上给自己排两班哨，你身体能吃得消吗？”指导员王骅心疼地说。

“不打紧，让班里的年轻战友多歇歇，最近都累坏了。”

“谁不累？你比谁都累！”

“指导员，我是班长，也是党员，班里的兵我不照顾谁照顾？”柴志刚摆摆手，语气不容置疑。

在那段日子里，柴志刚栽下了一株班公柳，成为那段艰苦奋斗、一同成长的见证。

“咱这个班，就好比这株柳。”如今，柴志刚看着新板房、新装备，看着当年青涩的士兵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骨干，时常感慨。“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站得高、扎得深、压不垮。”

不久前的一次值班火炮交接，柴志刚负责检查装备状态。检查时，他察觉到新式火炮平台的某项关键性能出现异常。新装备，缺乏自主维修经验，又是大型武器平台——维修的难度可想而知。

“时间紧，能不能解决？”营长李松

涛眉头紧锁。

“能！”柴志刚的回答斩钉截铁。他带人迅速爬上装备的顶部，一寸寸排查着故障点。

“找到了！”班里的技术骨干冯志宏率先发现问题症结。故障排除，装有实弹的箱体得以安全交接。

“假如战争来临，我们能不能自主、快捷地进行维修？”其实早在新装备列装之初，这个问题便已萦绕在柴志刚心头。

数月以来，柴志刚带着冯志宏等技术新秀，加班加点对该平台各系统展开攻关。经过多个日夜的努力，一本凝聚着集体智慧的《自主维修手册》终于落地，解决了某新型火炮的维修难题。

## 三

一年冬季，连队组织雪后武装拉练。行至半途，狂风裹着雪粒席卷而来，能见度不足十米。官兵脚下的冰层又滑又脆，稍不留神就可能跌入冰缝。列兵余勇有刚下连不久，没见过这阵仗，被吓得脸色发白，脚步踉跄。

柴志刚见状，二话不说将安全绳一端系在他腰间，另一端牢牢拴在自己身上。“跟着我的脚印走。”那段路，柴志刚用自己的后背替新兵挡住刺骨的寒风。

拉练归来，柴志刚笑着问余勇有：“怕不怕？”

余勇有摇头，指着窗外的班公柳说：“班长，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这棵柳树，扎了根，就啥也不怕了。”

窗外，那株被柴志刚种下的班公柳苗，经过高原的风雪洗礼，枝干已渐渐遒劲。

柴志刚的目光穿过窗棂，穿过柳枝，延伸向远处连绵的雪山。雪色与天色相融，分不出界限，而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沟壑异常分明。十数载军旅生涯，岁月和风沙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痕迹，沧桑又坚韧。

柴志刚的思绪又飘回到离家那天。他对妻儿说，等到明年春天我就回来了。但他没说的是，高原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

可春天终会来临。家中的小柳苗会在春风里深深扎根、茁壮生长。身旁的这株班公柳，也如所有扎根雪域的官兵，以无言的坚韧和刚毅，撑起一片绿荫中的岁月静好。



## 情感兵站

我选择入伍，是因为一个军礼。

5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我对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很是痴迷。我找到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组织，希望他们能为我提供一些线索。

那是清明前后，江南正值梅雨时节。志愿者带我来到了一家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很瘦。当听说我是来采访远征军故事的，他激动地挣扎着要坐起来。我看见他手臂上有好几处疤痕，便问道：“老英雄，您这是被炮弹打的吗？”

老兵闻言，指着手臂和腿上的疤说：“这是被蚂蚁咬的。我身上十几个疤，除了一个是被炮弹打的，其他都是蚂蚁咬的。”

窗外有风吹过，霎时又飘起细雨。老兵告诉我：“我们过野人山的时候，就是雨季。雨大时，前后隔半米远都看不清人。犯疟疾的战士一倒下，就会被蚂蚁和毒蚂蚁吸干吃光……”

我在一旁听着，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度过了那么艰苦的时光。

不知不觉，雨过天晴。夕阳西下，霞光满天。

老兵说累了，喝了口水。他指着天边的余晖说：“从野人山走出来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当时我还以为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看晚霞了，真美……可惜好多战友看不到了。”

“老英雄，您放心，我们会把他们的事情都写下来。”

走的时候，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老兵的食指和虎口上结着厚厚的茧，爬满皱纹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但他还是努力地伸直每一个指节，似乎要将这个军礼永久地定格。

窗外金乌西沉，余晖下的云一半沉入暮色，一半如火焰般熊熊燃烧。

2022年9月18日，我入伍了。

机翼掠过座座青山，划开重重云层。我盯着远处，想要看清那布满抗战将士足迹的彩云之南，究竟是一片怎样的土地。

我要去的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到了大理，我换乘绿皮火车，后来又登上了大巴。等终于抵达这座边陲小镇，已是日

# 追云的日子

■张玉铮

落时分。

眺町，当我第一次读出这个名字，竟感到那样亲切。

小镇与邻国仅一河之隔，中缅两国国旗在国门两侧遥相对望。放眼望去，阳光普照下宁静整洁的街道、飘扬的国旗，还有不少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和商铺，整个小镇好像是历史课本里的一幅插画。

突然，远处爆发出一阵声响。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想起老兵说他在仁安羌、在腾冲、在黑山门战斗中听到的那些炮弹爆炸声。

直到大巴驶入营门，我才恍然，原来是鼓声。

百余名战士分列在道路两旁，鼓声震天。在那热闹中，我仿佛听到了眺町这座小镇的心跳——那是80年前远征军将士的铿锵足音，也是抗战将士奔赴黑山门与日军决战的冲锋号声。

700多个日子转瞬即逝。眺町，这

# 乳娘

■薛培政

的啥，咱要连孩子都养不好，良心上咋过得去！”

后来，小石柱会站立了，会挪步了。当听到他奶声奶气喊“娘”时，菊儿娘欣喜得眼泪都流了下来：“俺的乖儿啊，这要让你亲娘听见该多好啊！”

又一年寒冬来袭。疯狂的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敌机隔三差五地轰炸，据点的鬼子三天两头扫荡清乡。为躲避搜捕轰炸，乡亲们深山密林挖山洞，鬼子来了就跑上山躲避。

有天傍晚，村子里忽然有人喊：“鬼子来了，跑鬼子（方言：躲避鬼子）。”接着，村东响起了枪声，村子里顿时炸了锅。菊儿娘一手抱着小石柱，一手拽着菊儿，拼命朝山洞跑去。眼看着鬼子越来越近，菊儿却瘫在地上跑不动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菊儿娘心一横，一把将菊儿推进灌木丛中，“妮儿，听娘的话，待着别动，娘一会来接你！”匆忙拔了几把荒草盖在上面后，她抱着小石柱跑上山去。

晚上，举着火把搜山的日伪军，鬼影似的窜来窜去。菊儿娘搂着小石柱，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等鬼子走后，一夜没合眼的她跌跌撞撞跑向菊儿藏身的地方。等看到菊儿浑身颤抖的样子，她赶紧将菊儿搂进怀里：“妮儿，别怨娘。柱儿要是有啥闪失，娘良心上过不去啊！”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乳儿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了。菊儿娘难过得茶饭不思，夜不成眠。可转念一想，孩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亲娘不是更想孩子吗？心里转过弯子的她，赶忙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布头拼起来，连夜给石柱做了一件衣裳。

临走那天，菊儿娘一边给孩子穿衣，一边哭。石柱也仿佛懂得了什么，紧紧抱着她不松手：“娘，俺不走——”娘儿俩脸贴着脸，哭成了一对泪人。

石柱离开了。多年过去，菊儿娘仍会在夜深人静时，轻声哼唱那首不知哼了多少遍的歌谣：“藤缠树，树缠藤，青山树藤脉相连……”

# 长征

第6660期



# 生命侦听

■张百阳

## 特写

热浪在马来西亚的一处训练场上翻滚。第74集团军某旅下士黄海明跪在模拟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托着液压顶撑设备，手上青筋凸显。

“左移5厘米，注意支撑点。”他的声音不高，外军战友会意点头。两人默契配合，调整着设备角度。阳光炙烤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汗水混合的咸湿气息。

液压设备发出平稳的嗡嗡，随压力增加，混凝土楼板被缓缓抬起，碎屑簌簌落下——一道狭窄的生命通道逐渐显露。黄海明迅速俯身，小心将生命探测仪伸入缝隙。他调整着频率旋钮，屏息凝神地注视着显示屏。

突然，一个微弱的脉冲信号开始跳动。他马上锁定信号源，眼神中透着希望。

他又想起2024年的那个夏天。广东省韶关市江湾镇，雨幕和洪水奔涌咆哮。他跟随部队连夜驰援。滂沱大雨中，道路被彻底阻断，岩石和泥土像凶猛的野兽，将通往灾区的通道完全阻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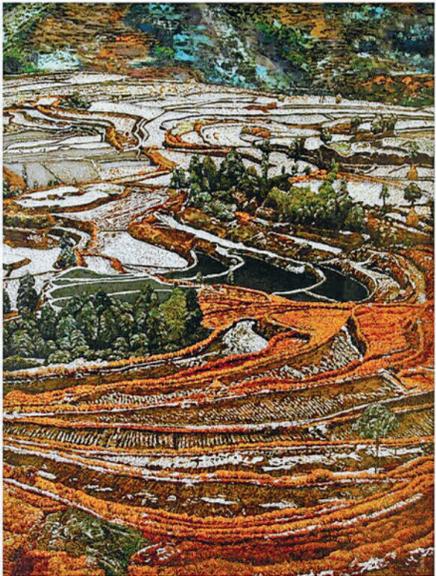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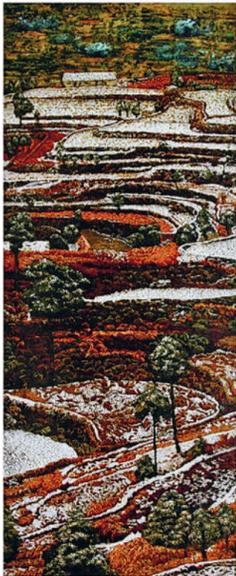
记忆中清晰的，是工兵分队展开作业的场景。挖掘机的履带碾过泥污，装载机的轰鸣震耳欲聋……应急通道在一寸一寸向前延伸，救援人员背着液压破拆工具，义无反顾地徒步进入核心灾区。那一次任务，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象很深。

此时此刻，黄海明的眼神更加坚定。实战综合演练中，模拟废墟突然发生连环坍塌，多个救援通道被堵死。“分两组行动，开辟新的生命通道。”在弥漫的尘雾中，他举起生命探测仪，仔细扫描每一处。仪器发出规律的声响，在废墟中格外清晰。他在与时间赛跑，与生命对话。

汗水不断渗出，流进眼睛，刺得他生疼。黄海明快速抹一把脸，又继续操作设备。

当最后一名“伤员”被成功救出，夕阳正好洒下余晖。训练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不同肤色的军人竖起了大拇指。这一刻，专业救援技能搭建起了跨越国界的友谊桥梁。

夜幕降临，黄海明独自站在星光洒落的训练场上，回忆起白天救援时探测仪上传来的那微弱的信号——那是生命顽强的呐喊，也是他听过的最动听的旋律。



隆冬——瑞雪丰年(漆画)

何德来作



## 岁之华

■兰政

新年是冰河深处隐约的萌动  
新年是檐下渐暖的第一缕风  
新年是母亲凝望门扉的灯影  
新年是故土酿了又酿的  
旧梦与新生

你看那晨光正拨开群山雾霭  
像婴孩初醒时清亮的眼  
你听那溪流开始练习歌唱  
像大地轻轻唤醒沉睡的梦

站在岁月轻轻折叠的痕迹上  
我们接过时光递来的种子  
有的叫做告别  
有的叫做启程

都在掌中微微发烫  
等待生根

我祝福每扇窗后  
炊烟般袅袅的日常  
祝福每双眼里  
星星般不灭的向往  
祝福长河流淌的  
坚韧与辽阔  
祝福麦田守望的  
静默与丰饶

让祝福  
乘着归鸟的羽翼南行

让祝福  
沿着根系向泥土低语  
让祝福  
化作蚕蚕吐丝的细密  
让祝福  
长成竹笋破土的笔直

过去的日子已结成琥珀  
未来的风，正途经花蕾的脉络  
此刻，愿所有等待  
都朝向绽放  
所有奔赴，都染上晨光的颜色

请听这老兵的轻声祝愿  
愿人间烟火常暖，步履从容  
愿青山不老，爱如初雪洁净  
愿每个平凡的名字  
都成为自己的史诗

而我们将在岁月更迭的渡口  
敲响又一簇崭新的钟声